

宋 祁 奉

秋 撰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興行間以先鋒

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

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多加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往討

冠軍懷光赴難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咸陽賜實封百五十戶懷光反韓游

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貞為

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貞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

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王丘懷光執之及此

軍圍河中游瓌營長春宮而懷貞負戰其勇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為游瓌

侯父子皆開府賓客御史中丞軍中以為榮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靈州而

御士寬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邠衆脅監軍請以布朝為

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衆曰子來賀所請之當也衆稍定

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始遣人自邠來白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

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第取首惡者衆所謹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

入于軍帝以希朝為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鹽州發卒

護增朝晟屯木波保會獻甫卒有詔代為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

本波以逼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與師七
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
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
乘野翦美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去虜亦來來必一戰則不
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之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晨
使築防禦之遂為涇州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
吐蕃悉眾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十七年卒于屯
戴休頽字休頽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膽不常郭子儀引為大將諭平党項荒
以安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進封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
功最遷鹽州刺史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德宗嘉之賜實戶二
百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并禦有勞遂遣狩梁洋留守奉天李懷光屯咸
陽使人誘之休頽斬其使勒兵自守懷光貽駭自涇陽夜走遷檢校工部尚
書奉天行營節度使合渾瑊兵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追至中渭橋京師平
又與瑊率兵趨岐陽邀泚殘黨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戶四百從乘輿至京
師賜女樂甲第拜左龍武軍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弟休瑋歷開府儀同
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曼歷輔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略稱

賜惠元平州人以矯勇奮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涇海至月州詔以兵
隸神策為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立稍縑諸節度攻虜者於是李正己
也曹州節度使田悅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
師因勞遣諸將典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
巨濟與眾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
軍瓶罍不發帝咨歎不已璽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山賊戰御河奪
三橋惠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自河朔赴難解奉天關加檢校工
部尚書攝貝州刺史詔惠元與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鄭坊節度使李建
徽及懷光聯營使潘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翰林李士陸勅諫曰四將
接巖戍等兵寡位下為懷光所易執不兩完臣臣慮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
徽孤立其因威各兩軍皆往以備賊為解趨裝進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
不從使神策將李自注同還奏懷光及明甚是各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
懷光遣將李自注馳騎追及於好時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背袒袒而死二子
晟高道升皆及善建徽獨免詔贈惠元尚書左僕射晟殿中監昇邠州刺
史少子曼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入創隋別并或救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
既縛潞軍潰有驍卒五千從史嘗以子視者奔于曼曼閉城不內眾皆哭曰

奴失帥今公有完城又度支錢百萬在肘少賜之為表天子求旌節旻開前禍福遣之眾感悟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王師討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薄申州拔外郭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反授本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為一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為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名元光美須髯再顴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襲華州於是刺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卒粟腐為鏹刺高為釜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力振賊來攻輒卻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在昭應王遣辟中涓橋賊兵不能踰渭南未幾遷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先是詔發靈武軍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此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美簡從靈武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澠西元諒先舊慶雲賊敗之進軍於東虜使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尤最遷壁近郊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五百賜甲第一子六品官李懷光反與馬燧陳瑊討之其將

徐廷元素易元諒數嬖罵為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人馬燧至降於燧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既而遇諸道即殺其罪左右斬之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燧軍自贖城亦為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幼治前詔勿論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城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為援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屯城以遺詔不聽城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劫盟城奔還元諒與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遣車重死而與城振旅徐還時以為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微元諒觀二人城且不免帝嘉歎賜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及名更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澮地旁皆平林薦草虜寇常牧馬休行於此元諒培高浚淵身執苦與士卒均糧翳榛莽關美田數十以勸上狼藉歲入粟穀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偵為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無所掠戰文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一贈司空諡曰莊威○李觀其先自趙郡徙洛陽故為洛陽人少沈厚寡言以策干朔方節度使

郭子儀子儀遣佐坊州刺史吳佑為防遏使以親善解吐蕃內寇代宗幸侯
觀隱蓋屋率鄉里子姓千人守黑水虜不敢侵鎮南節度使楊慎微奏為
偏將徐浩李勉代節度常倚以軍政數捕平劇賊遷大將試殿中監為右
龍武將軍涇師叛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扈德宗奉天詔盡察諸軍整飭誰
還詔摠後軍擢四鎮北廷行軍涇原節度使在屯四年訓部伍儲藏饒衍平
涼之盟吐蕃不得志是年觀入朝前一日就道虜至期出精騎狙擊不及去
以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為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那從禮將同羅突
厥五千騎偽降於朔方出塞門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
使游瓌率京果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行兵夫
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
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此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程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
踰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
我寡賊眾彼能分以元我餘眾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
疆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眾且潰遂還奉天此兵躡攻之戰

不利此兵奪門游瓌殊死戰乃解此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
祠乾木為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是必吾力也趨北
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
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瓌
惟明賈隱林處之李懷光叛誘游瓌為變游瓌曰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
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鷲乘輿後持巨白旂帝嘉其誠問
計欵安出對曰懷光摠諸府兵估以為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竇景琦河中
有呂鳴兵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勳皆守將也陛下以其
眾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
罷懷光權而此益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負賊方至發而酬
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起賊不足慮帝
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城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罵罵城帝
疑有變即日幸靈州游瓌使子從帝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
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大假也
游瓌聽語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曰懷光自蹈禍機今可取富貴無共
污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為公先驅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

昕欲殺游瓌戒左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
斬昕首以聞時懷光子故在邠游瓌衛出曰殺之祇以怒敵至必滅不如
捨之致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屯七盤李岌即度詔拜邠寧節度使
遂會潼城於奉天與賊戰休顏分扼京西要險李岌入長安游瓌破此兵咸
陽泚走涇州游瓌使諭涇將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
僕射實封戶四百帝至自興元游瓌交城休顏從而李岌尚可孤李元諒奉
迎論功与城等皆第一游瓌還屯邠寧懷光寇同州城元諒敗於乾坑詔游
瓌率兵并力敗賊衆五千于屯遂會城馬燧圍蒲城師焦籬保守將尉珪
降懷光見勢單感方縊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營
合水北游瓌策曰賊行無入地必急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
其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虜以兵尾擊游瓌羅幟自衛鼙鼓四發虜驚
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彦光約與之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
瓌請收監州以斷戎人走集虜入漢食未救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
元諒韓全義率師一萬會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休地馬燧爲
之請詔問游瓌答曰西戎弱則請盟東夷則定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
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瓌以軍屯邠寧

曰即有竊意趨柏泉以分虜勢賊被劫馳以免虜見兵解去後吐蕃寇
大回原游瓌方壁長武即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戎不可易
蒼白賊以豐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矢戰南原賊之吐蕃
夜遁會于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及謀逆奔邠州中人捕
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息送京師帝亦原
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瓌感言城豐義以渴虜侵
帝悅越澤軍仍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故齋送殊薄既還率軍不自安大將
范希朝善兵游瓌畏其偏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乃召宿衛游瓌遣兵
豐義縊二板而潰寧卒數百大掠游瓌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亂
委軍邠州還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諡曰襄廣弘者自言京室子始爲浮屠
妾曰我嘗見岳瀆神當天子可復冠男子董昌告廣弘於資劾寺召相工
唐郭視之教郭告之曰廣弘且大貴乃誘欽緒神策將魏循李修城川參
軍事劉昉等作亂劫家數具酒大會廣弘所陰相署豐又妾曰神戒我上月
十日趨李約欽緒夜擊鼓譟凌宵門焚飛龍殿循等以神策兵劫廣弘事捷
大勳三日循修上變乃禽廣弘及上黨鞠儀內付三司訊實皆殊死廣弘臨
刑色自如由是禁人不得入觀祠

杜希全京北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方節度使軍令整肅士
畏其威奉天之狩希全與鄜坊節度使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頌夏州刺史
時常春引兵赴難次漠谷為賊激戰乘高縱石下之彊弩雜發德宗御榜之
不克還保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豐夏節度使封餘姚郡王將
即平獻射要八章砥切政病帝嘉納賜君百箴篇尋兼夏綏銀節度都統
建言鹽州據要害會為塞保郭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於是靈武勢弱鄜坊軍
逼為邊深患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及朔方節度使銀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
營諸節度各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又敕涇原劍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撓
其力使不得犯塞執築凡六千人閱二旬畢由是虜憚不輕入希全居河西
久頗越法橫肆帝數容掩其短豐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一疑逼已遂排
劾之帝為斥以答其意素苦風眩稍劇益怠忍遂誣殺判官李起吏下累
息卒贈司空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薊平盧軍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安祿山反
從侯希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為兗鄆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時防盛秋
吐蕃犯京師代宗出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李晟從馬燧討田
悅以君牙為都將在武安襄國間

信道壯難能也渭橋軍中使宜唯君牙得豫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中
是於朝中為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由歲犯邊君牙劾
并請戰以為備戎不能侵入城隴州平戎川號永信城卒官贈司空初布衣
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一會吏摘簿書以浮煖宴錢五萬君牙怒
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訟中論錢公何
君牙慙遽釋吏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為謝其屈已好士類此

列傳第八十一

陸贄列傳第八十二

唐書一百五十七

宋祁奉

敕撰

陸贄字公深，吳郡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答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訟、請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贖車服等。其後，贄又有作書，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稅官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稅暴末，視賦役薄厚，以稅奢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稅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稅普決，帶視姦盜，有無以稅自禁，御視選舉，眾寡以稅自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稅普教導，三科曰：共其賢良，幹其蠹，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表征，判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勸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聽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又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

之勢緩而禍輕汝洛蔡汴之勢急而禍重由悅覆敗之餘无復遠略三武俊
有勇无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敵之患
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刃於傷殘据蔡許富金之地而益以鄧襄唐復之
實有寇則饒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
津金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
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
習首鼠首奔則守禦失於不固也今若還李元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
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
而未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
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
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桀以實京師太宗列置
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
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
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
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德大前事稍在茲備中者有朔方涇原隴
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大原之兵以捍北狄

神策六軍悉成關外將不能尺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端內
廢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各台之財則為筭室虛
貸商之設諸權之利日日以其方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隅稿發都
甸考何以備之夫關中三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占籍於營衛不
殊重乘之在關中者占列於廩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占貯於帑藏不殊
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巨計使元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
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雜權酒抽貫貨商點召之令
一切停之則端本整禁之術帝不納後選師急變警言皆勸帝行秦大機務
填紉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日贊初若不繼用連成皆周及事情衍
繹孰復人人可曉帝更承寫不給亡學士筆閣一不得下而勢與沛然有餘始帝
蒼卒變故每自討責贊曰陛下引外棄舞音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贊意指
肅聖等帝護袍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
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困養而諸方
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與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
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百眾供費
日博常賦不給乃議感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

弄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濫章其不謀命農桑廢工追呼膏血竭于營推
北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言邦之大
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虛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
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
其子孫西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巨貴位孰不解軀方且統侯王之
廬葺袒販之緡責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踴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
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矢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實如
于入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
故反側之累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讟與非
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以立其政行白晝犯闕重門无結草之禦環衛无誰何
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群
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護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
人聽則天所視聽皆由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
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
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善昭昭矣夫事治而天降亂

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
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
京師之人固非采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
或資治有以死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
遭亂而能治也无難而失者忽方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
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
謹脩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且間不容髮有所悔也惟勤思而
孰計之捨已以從眾遠欲以遵道遠儉使親中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
知其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
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群臣參自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
者見不以時聽納无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願上
者惟讒斥之短長類非中直往謂君臣一躰故推信不疑至儉人責為成
今茲之禍推誠之蔽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
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
之母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

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誠无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景附形若響應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无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无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家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无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无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於王於改過較然其明蓋過善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

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自罪由此二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至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鯨寡多言无驗不必用所莫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諛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兼並天下之心矣大人情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勿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其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具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二好勝人取聞過騁辯給行聰明厲威嚴恣彊慢上

之蔽井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諛忌直言則諂諛者
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駢辯而術明必折人以言虐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
而切磨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虐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
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
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
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
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
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
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數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
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
革為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
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
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
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也當有聖聖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
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

元赦令方且帝以臺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
驕欲激之使疆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
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而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以
凶濫帝者二賢其亡顧瞻懷貳不可采數而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令而
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
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
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
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之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
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宜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二者
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宜之不可者措之
无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无褚衣是天下貢
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為瓊林大盈於
古无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
經用其言獻悉歸太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痍痛呻
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
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瓊怪纖麗无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

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食薄
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
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群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
勸帝許晟移軍初贊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託曰吾无所藉晟贊即美其
疆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言者且无許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
徽陽惠元与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掎角懷光雖不欲
遣且辞窮无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
且為辞少須之晟已徙營不聞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自免惠元死
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
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与宰相議矣卿其无嫌贊奏信賞必
罰霸朝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表乱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
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乱中夏
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官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
所病者爵輕也設法重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
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与權誘人惟名与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
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掃輕重則存乎

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價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別之以實
則情有誣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粟秩以彰實也春官列異服章以飾虛
也居上者處其幾扣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
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
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取崇員以勳功勞所謂假虛
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錚排禍難者以是酬
之可謂重矣今獻瓜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志驅命者有以謂矣曰言之
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公野人之於食得其歡
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璣張
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
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其始紛紜不亦晚哉
且勤士之師在畿內者急宜收生員京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
所扼通王命者唯臨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
焉幾曾不容去跌使楚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与賊合則我咽喉梗
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
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故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官

官且察格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賞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
恐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內人論
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既重傷殘廢之亦皆忍死扶
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
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之所務謂且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
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甲告謝之意抑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定反
側寬宥從官失職復廢業身皆宜先不可後也真宣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
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漬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又掩絕
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惡邪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藝人何必獨此帝不
復下詔猶遣使諭城資遣初劉從一妻公輔等材下不速贊遠其徒以盟言
斬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
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頃中
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不取惟韋舉以布衣交先以
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并洛陽服除以權知兵
部侍郎復召為學士謝伏地願立帝為理改名慰撫者禹彌溼天下屬以
為相而實參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贊身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

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小
積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徵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
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
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撰贊奏言齊桓
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
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詐以贊非
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群趣小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
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
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
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
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
多士之用陛下賞賚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敷之方武后以易得
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
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方待以輕者重其事也
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佳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
調吏負愁壅則案牒叢積偽冒蒙真吏緣以為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

調者缺負或累歲不補贖乃請以內外負三分之每歲計闕集入檢捉吏
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
判贖又請如故果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
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
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興向紇矜功中國不
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饋比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
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人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
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可圖之而功靡就夫
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
則先所易是謂觀豐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
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
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
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
者疆且以水草為居討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
也而欲益立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
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

廢誠以越天際逆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昔乃
擇將更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依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
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
易也賊力其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修
封疆守要害蹊蹙漸墜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
克不聞寇小至則過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
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是謂有首無
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辭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
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
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皆
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
必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
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
謀有奇詭不與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
焉則趨害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
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

選置者必辨其土且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
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
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死靡督課而自用
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疆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
邊陲邀所不能疆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
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鄰晝
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
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夥士休溫飽此諸
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疆番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
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與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
制之善資率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
待餉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瀆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
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
人而思亂幸災又其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
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漏卮戍守大抵士之生銳悉選以自奉者
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為教養之所宜待比都府聞之虜已旋

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禁有庸以成
不恪故賞罰之於取級譬言輓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
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襲一有功庸無功
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効節者抵
讞於眾償軍緩救者畜姦不畏屢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
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眾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天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
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
給無之更相為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軌取眾
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
盡其力屯集雖眾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增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
不敵朝廷莫之者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間井日耗斂
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
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收疆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
內服不倍道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
敏動則中國熟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疆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
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

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且疾徐失且則機會不及則氣勢
自衰斯乃勇發為狂衆失為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三蕃則朔方河西隴右
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
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
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此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汙朔方則分
朔方為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
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
兵以氣若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
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
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
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粟止於當身又為
家室所分常居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粟優
厚繼以藥資以疏醫豐稟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遙隸神
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天事業未異
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况使協力同心以攘寇讎巨
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

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使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其後
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屯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
取當報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制肘於內
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賞罰受
賞者不為濫賞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
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
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必
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各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
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鏗不留息况千里之遠九重
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
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推剽矣
雷夫進婦聲傳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城百為一徙
者術自為千帥守以掬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己不究厥情用帥若
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折而三
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弟以本道不專責關內
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

詔度支市牛召工就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
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償以售
既自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則家自為耕與夫暫也
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目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
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
靈夏九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
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遼東良吏為刺史外奉軍服內
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
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執薦李巽帝慢許之而自用裴延齡執言延
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茲倖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執上書苦
諫帝不擇言以太子賓客罷執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說短百
緒帝遂發怒欲誅執賴陽城等文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
為刺史論旨慰勞章阜數上表請執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
還詔未至平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執具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
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又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
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執常居中參裁可

魏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
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上所忌
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
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曰
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瓜牙宜力蓋執有助焉行山南
也道險澁與從官相失夜召執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執者賞千金之
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
所言皆削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子皇宅卿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為
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執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說
倖逐猶乘梗至廷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執白罷
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實參之死執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功
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嘗耶觀執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
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肱不競惜哉

韋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三

唐書一百五十八

宋祁奉敕撰

韋臯字成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間臯始仕為建陵挽郎諸
 帥府更辟權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署營南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
 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眾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
 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
 至是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旨泚別將程暉伺知以自臯雲光懼不克率
 眾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
 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偽受泚
 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不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
 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眾而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
 能為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仗
 甲左右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
 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臯
 其功臯遠元平及弁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而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
 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

為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
蠻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為鄉道其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
之稍稍逼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其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
那特攝領其部故請歸爵皇上言禮讓行于殊俗則佛戾者化願皆封以
環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首夢衝等絕吐蕃
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
言至殺去海大酋乞臧遮遮臘城酋乞多揚朱及論東柴等虜隊死崖谷
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
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里
勝江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北勢疆弱為患臯能緩服之故戰有功
詔以那時為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
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卷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以鬼主掃棄
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羗九年
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勳張承分出而
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博嶺遂圍維州博嶺雞攻下羊溪等三城
取劍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執來獲其軍進收白崖乃城鹽州詔

平倭士以功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文訶陵南水白
通租弱水清遠吐霸八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
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一兵南漢
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
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達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十三年復舊州吐蕃然完龜造舟謀擾邊臯輒破郤之自是龜
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龍官馬定德與天將與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
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
洎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毗出東崖略樓
老翁城高備王英俊縣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雁出濕山成溪城守至道
黎樵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
陳孝陽率蠻置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
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一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
莽執以內大相小增五節度大使率雜虜七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
入師譟而舊虜大潰莽禽莽執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
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等干政臯遣劉闢來

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關關遁去皇知叔文多學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仇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璽姦黨是歲皇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皇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二十萬其功烈為西南劇善附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者稱其德後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修橫務蓋藏之故劉關階其厲卒以新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皇者詆所進兵比皆鑊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臣名也繇是議息暢字達夫皇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皇焉始皇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皇沒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凡刻石者皇名者皆鑊其文尊諱之兄聿弟平聿以陰調南陵尉遷秘書郎以父熈名換太子司議郎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為國子司業劉關與唐安若反聿子行式安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關平行式妻當沒掖庭有司并按聿或以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平與皇斬朱泚使者問走天下功聿為關平子聿貫字公理少孤皇

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為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鎮南節度使南海船費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勸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為神不賦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既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諡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選累御史中丞度支副使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激旋節憲宗以給事口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驕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勸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占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帝始重征討而宰相杜黃裳勸帝且言闢妄書生耳可誅而傳也薦高崇文李元奕等將帥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康搆角之詔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鄺元進禽之文若先殺其

縋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關京師尚董不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部
將策以兵迎之俘其首民而入驚曰何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詔
關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不能制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伏
福徇于市斬于城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特在綱以少誅始關嘗
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關即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吳之
厚而皆夷族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少任俠安祿山反使李廷偉徇
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傑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
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比是客官而玠去
之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
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皆討建封
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壁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
由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老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
令狐彰節度滑毫奏置幕府章不朝觀建封非之往見轉運使劉晏晏奏試
大理評事使滎漕務歲餘罷時為煖為三城鎮過使雅知之表為判官權監
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請授河東提待御史即表其能於朝

揚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為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許我跋履不
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羞在太暇取它吏即自
遣將楊豐齎偽赦二界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
首因送偽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悲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
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
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辛還自梁少游在憂死進兼御史大夫
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陴陘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使帥
卒來戰建封皆沮劒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員官貞元四年拜御史大
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洎以徐降洎子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
感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商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埔橋為江淮計口今徐州
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為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
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即備青震矣帝曰善遂拜徐復為雄
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二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
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官者王
官市置數十百人鬻物塵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數但稱官市則莫敢誰何

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閭閻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
賈一驢薪官人以數尺昂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官而農納薪辭焉欲
夫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官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官人賜農帛十四
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為帝言之帝始順從會
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荅曰殘逋積負夫無可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
又陳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微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為薨右金吾
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
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已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澤鎮帝賦詩
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勳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
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為况建封又賦詩以自警
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葛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
徐凡十年窮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由法假之其言忠
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
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子惜始以蔭補官事建封卒府休
鄭通誠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西取兵也徐引以爲援舉事於外庫而
兵環府大譁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言其爲首後假旌節帝不許於

濠州隸淮南詔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埭橋與徐軍相伍入敗
帝未有以制乃授惜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伾爲泗州留後杜
爲濠州留後俄進惜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
紹節度武寧還濠州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惜得行未踰境卒惜治徐十
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數出賞
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節度使震以叔明姻家移
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爲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
出開曲道節度府又表爲鳳州刺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賦刊
除害建中中劾南黜陟使韋相狀震治行爲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節
公治鳳十四年既稱清嚴遂適台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物
廷光等遺書誘之震即斬以聞是時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
蹕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藍屋有反計
帝憂之命震牙將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即不
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
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逐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寒爭

附火勳從容符示之曰入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者後禽之用誠子所勳
傷首左右并刀得免遂什用誠而格殺其子勳即軍中工皆環甲乞勳
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用誠爾若等無與
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於震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勳赴行在踰半
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既入駱合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
免尋加檢校戶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戶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為地貧
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關中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為
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員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議
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為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
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
供億具焉重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為興元府即用震為尹
加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
謚曰忠穆從孫諱與室相楊收善咸通中蘇柱管觀察使擢為江南節度使
改號鎮南軍時南蠻內寇詔讓其主三萬戶或言讓廣補卒擅納緦廩及
收得罪幸保衡以誣妻毒收貶貶使使使復詔賜死

韓弘滑州巨城人少孤依其舅弘之在河朔不中使外京其舅射由諸節

試大理評事為宋州南城將事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死
軍中思立佐以弘才武共立為留後請監軍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
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環死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
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自表於眾即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
擊少誠敗之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
軍中素恣橫者劉鏐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乃明流血丹道弘言咲自
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至其
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鐸等詔書宰相為鐸下憲宗方用兵淮西
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鏐上嚴綬以王師敗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
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
然陰為逆虜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請將告捷輒索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
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冊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
中書令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謚曰隱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它
錦綵三萬而汴之庫廩錢尚百萬絹亦百萬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

不可數弘為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沈謀勇斷故少誠
師道等皆憚之詔使至或驚侮不為禮齊泰平執屈而後請觀然天子身
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簿為武行
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為右金吾
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
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兼武衛不以為富貴自願卒贈戶部尚書謚曰恭○
充平名璿少亦依舅家李元為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嘗
謂賓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喜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王親兵元曰我知君
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為託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弘峻
法人人不自保充謙慎無少懈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
因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即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擢右金吾衛
將軍轉大將軍斥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鄜坊等州節度使
穆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募兵二千屯滑州朝廷恐其異兵相誅為叛徙
承元鄜坊而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為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
李承主留事帝謂充素為汴軍所信向許其歸武並結義成兵討齊戰郭
橋破之會李質斬齊遂入汴劫陳許李質亦為計虜虜尉氏意先得汴

質傳掠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內光顏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
見充歡躍無復貳者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
王師臨之二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汴所
為兵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十餘斤出境言曰敢後者斬由是內外
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身如
玩如儒先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其家自
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閣下曰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
時李質摠軍事乃曰韓公至而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
繼可以弊事遺吾帥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李質者節士也始為牙將及
為留後選帥節勸之不從齊疽發于首委質以兵遂禽不終金吾將軍
替曰皇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龍驤皆為國
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並齒而腐可也皇弘雖陰謀立能以
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鮑李蕭薛樊王吳鄭陸盧柳崔列傳第八古

唐書二日三十九

宋 祁 奉

教

撰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夔彊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署節度府僚屬入為職方員外郎薛蕙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防見慰遣之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別殿為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稱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郊常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稔質對漢故事免三公下式請身必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恹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致質高第帝見策嘉揖初防與知雜御史盧象昇遇道騎不引避象謫其僕及為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部尚書防叱曰吾與蕭蕭所子齒而同所老坐宰相餘忿邪不得志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數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

李貞良兖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多累授右衛率從表倭討賊素是積闕至試殿中監重漸東薛兼訓節度府兼訓徙太原又為牙將鮑防代惣節度事會回紇入寇防遣大將焦伯瑜等擊之自良曰寇遠來

難與爭鋒請築二壘搃歸路堅壁勿出戰一許師老而慎其勢易乘防不虞伯瑜戰百井大敗由是知名馬燧代防表為軍候自良為人勤且有謀勝何之從討四悅還攻李懷光河中數獲鋒陷陣功在諸將右貞元三年燧表朝從宗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久不敢當議者多且讓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入謝帝終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北門無易卿者勉為朕行乃以檢校工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居治九年舉不徙法簡儉易循民不知有軍上下諧附卒于官贈尚書左僕射

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再中博學宏辭科調壽安尉累遷左補闕哥舒翰為副元帥拒安祿山辟掌書記翰敗僂道走蜀肅宗立奉詔冊見行在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狩陝昕由武關從帝擢國子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大曆中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建讓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不馬不時歸我直眾夫也昕徐曰國家寵定寇難功雖絲毫不可遺身死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云舍其表吐番賊也回紇悔懼叩顙乞和非天子郵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欺為失信者回紇大驚回紇禮所遣使者約和轉工部尚書封晉陵侯德宗出奉天明年八十餘卒

承之急獨竄山谷間僅至奉天遷太子傅爵郡公兼禮部尚書知百舉久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懿昕始薦張錫來瑄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裴琦其後錫與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瑒為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並為名宰云

薛播河中寶鼎會曾但文思官中書舍人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不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為衣冠光隲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令温敏而裕與人交有常李栖筠常袞崔祐甫並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出為汝州刺史坐小惠貶泉州再遷至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太曹尚書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不喜言其射的者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大揖曰請為公歡射一發連中眾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為堯山令舉賢良方正公澤聞而悼因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贖所與是成澤上其榜表書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善兵法議者謂有將帥之才乃對延文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思澤之南東道司馬就拜即度使每射獵語將憫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相確禽希烈將張嘉瑜社文朝梁俊等賊氣

組縑遂取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為荆南節度使會南東道嗣曹王皋卒軍亂
剽居人以澤威更著襄漢間復徙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
五十七贈司空諡曰威節至帝為撤宴廢朝。子宗旼字紹述始為國子主簿
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絳州刺史徙絳州治有
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皆不給宗師笑
不荅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金奩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
師論議正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威為長安尉與弟之貞比自有文緯舉明經
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
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諷解僅免泌執政奏於己有私恩德宗許為以報故
進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
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
韓滉時罰錢未入者十八萬滉府史請哀為進奏緯之疏頗獨以行民詔聽
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其年以諸道負錢四百萬滉
獻為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什其年以諸道負錢四百萬滉
太子少保緯居官清白稱狀好用刻澤其年以諸道負錢四百萬滉

吳濬晉汾陽王弟也縣布衣與兒淑一日賜官封皆等而濬畏大盛乞解大
詹事檢校右衛將軍家令進累至金吾衛大將軍濬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帝數
顧訪尤見委信其時令狐彰用神功等繼沒其下乘喪挾兵輕侮蹇瑤亂濬詩
節至汴滑交惡劇說裁所欲為奏各盡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軍中驩附帝
才其為重之元載當國又悔狀曰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即召
濬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濬建言法有
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絲是得減死丁後母喪解職既除拜
右衛將軍德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高騰與宰相參政
加短毀又言濬處理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歸是不直及擢濬少號觀
察使代李翊其參量也宣武劉玄佐死以濬檢校兵部尚書領節度使馳代夫至軍
亂玄佐子士靈等遣兵內濬而玄請授士靈以濬還為右金吾衛大將軍貞元
十四年夏一旱穀貴又流亡帝以過京兆拜韓皋罷之即召濬代皋已謝督視事明日
詔以濬為之濬力辭復罷濬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官市彊估取物可有司附
媚中官率何從無敢爭濬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守日民徒紛紛流議宮中
所進者皆曰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中公平
賈和舊以息眾謹又言掌防曠騎飛龍內園芙蓉園禁兵諸司雜供役手資

課大繁宜有蠲省帝輒順可初府中易濶貴戚之不便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
出則遮湊取決幸倉卒得容致湊叩鞍一視九指搃盡中其弊初無留思
服不意湊精裁遣如此僚史非大過不褫責召至廷詰服原去其下傳相訓
舉無執言萬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去治墳舉事廢湊
帝問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且簡約不爾為上默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
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鉗口自安耳若及復成寤幸一聽之則民
受賜為不少橋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訴臣罪何以能進兼兵部尚書及屬
病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
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
之詔侍醫敷進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先是
街機稀殘有司請榆其空湊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
人指樹懷之唐與石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以罪過
罪為世外戚表大淑子士矩文學宏就喜遊宴英游故人之助為談說開成初
為江西觀察使總其要後繼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然晚年無
高直用軍費無所仰事聞中書共申解得以規議文宗非窮治也貶蔡州別
駕諱官執其罪不納於史中亦以建言陛下權任士矩非私也士

矩負陛下而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
聽乃流端州

鄭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佐涇原節度劉昌府昌被病入朝度甘軍必亂以
權寬厚容眾激主後務昌去軍果亂權挺身冒刃刃明諭逆順殺首亂者
畏伏德宗方厭兵藩也校佐得士心者皆就命之權自試參軍拜行軍司馬
累河南尹進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從鎮德祿滄景軍時討李師道權身
屯奏置歸化縣級納降附滄州刺史李宗奭數違命權劾奏師道追宗以州
兵留己自解憲宗更以烏重胤代權滄人懼共逐宗奭還京師有勅斬以
權節度外寧或訟宗奭為權所誣左遷原王傳改右金吾衛大將軍權宗立以
左散騎常侍持節為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許肩昇就道權識詰然有問
辯與可汗爭曲直持議明壯虜禮異之使還三遷工部尚書用度豪侈乃結權
幸求鍾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鎮南節度使多泉貲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
助力者皆有納焉人笑之卒于官

陸巨字景山蘇州吳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補萬年丞再遷太常博士禮
部郎中其練容典博士降色訪逮史倚從橫會將冊皇太子尊儀負參議偃
蹇其榜遂之胥曹失色遷累戶部郎中太常少卿歷充蔡號蘇州刺史浙東

觀察使徙宣歙大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且文明嚴重所到以善政稱初為兗州對延英其陳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此士得隸刺史温州瀕海經賊亂奪官吏半祿代民租後相公更以為效直還官全尊繩臧罪吏畏而賴之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官無厚畜豈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李復為鄭滑節度使表為判官監軍薛勣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詣復請為重職坦笑曰大將之在軍積勞望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歎遷出就坦謝復病甚勣珍以甲士五百內牙中封府庫舉軍大坦勸止之軍大安復卒詔姚南仲代之勣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曰是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留琪及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為壽安令勣珍與南仲不相中書府多黜死者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幾繼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謂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累為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亦嘗為臺所地皆天恩赦之帝遣中人就釋坦曰中丞請中覆中丞亦

以聞帝曰吾固且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眾皆以太道箴為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關元格詔輸獻勤勞成濟美曰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一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不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李錡誅有司將張其祖墓坦上疏諫止裴均為僕射將居諫議常侍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推均比均曰南仲何人曰守正而不交權華者均怒遂罷為左庶子數日拜官觀察使初劉闢壻蘇彊坐誅彊兄弘官晉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三千里宜不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彊不誅尚錄其材況汝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加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再遷戶部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為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謂謩未反帝遣中人劉泰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表韓重華為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河毀西營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為城當磧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本豐草邊郭所利若避河流不過退徙數里奈

何徇一時首費墮萬世蒙邪天德故城地壤境瘠比倚山去河遠烽候無所統
接屬騎唐突就不容知是無故而感地二百里故曰非便城使周懷義亦以為
言言用不悅出坦為東川節度後數月懷義憂死其重肝代之遂徙天德節
人然後重肝覆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絳藉為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
罷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吳少誠之誅記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
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無不皆感無非還者惟請收軍吏閏
月糧助行營為人所非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舊制官階動
俱三品始聽立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為戶部侍郎時階朝議
大夫勳護軍以首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為非
是為憲司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自貞元以來立戟十八家不應令並追正之
閻濟美者第進士有長者名貞元末繇婺州刺史為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為治
簡易居績未嘗增常賦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為言之
尋出華州刺史入為秘書監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謚曰溫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仕後周為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公主官太僕卿貞
年十二居父喪為聞孝代宗養宮中使與太子諸王授學於吳大璣并子通玄
卒十日輒上所學既長詔大璣等即家教授拜檢校太常卿德宗立晟親信用

事此反從帝至秦天自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遂拜
將軍郭常之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程逆順常奉詔受命約
自拔歸軍籍牙既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及常外獄晟夜半於城下與
髮為浮屠屠聞歸奉天帝見為流涕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長史貞元通玄得
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詔悔不聽凡三上帝意解通玄得減死晟
累遷將作少監以護作宗陵封河東縣子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
未叩城復詔成梓州軍曹奴為監軍謀變晟聞疾驅入勞士卒既而問曰其
等何為成功曰誅驕不受命者晟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奈何復欲使
後人誅若等耶士曰免官拜從所徙入為將作監使回鶻奉冊立可汗道謂曰
屬聞可汗無禮自人去信自疆夫禮信不能為何足奉中國乎可汗請貴人愕
然駭曰詭伏成禮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爵為公卒年六十九詔從官臨弔贈
太子少保晟敏于辯下士樂施昨自興元入朝貢獻不如詔為御史中丞盧坦
所劾憲宗以其賢置弗暴六

崔我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補太子校書郎判入等調藍田主簿辟淮南
李鄴府衛次公代鄴憲宗稱我才故次公倚成于職裴度節度太原嘗召我
王承宗以鎮叛度請我往諭承宗至江下乃聽命入為殿中侍御史

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訪戎持節劾南為宣撫使奏罷稅外重募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一其一准緡布優其估以與民緩稅流亡免發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更以故事置威萬緡為刺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從充海沂空觀祭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鞵時詔使尚在民泣請使請白天子丐戎還使許諾戎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友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鉅野殺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子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為和州刺史龐勛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許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

列傳第八十四